

野溪踏查——美濃雙溪

圖、文／張瓊娥（高雄分會野溪調查小組，自然名：綠繡眼）

我不是高雄人。

自從男朋友畢業後到高雄等他當兵，不小心找到工作，不小心結婚卻沒有再搬回臺北，不小心生了一個小孩，陪她走訪高雄，後來又不小心生了另一個小孩，陪她加入荒野親子團，認識高雄、認識環境。

高雄的每一條溪，都是新面孔、新朋友。沒有一條溪擁有我兒時的記憶。

整個臺灣也找不到一條溪，擁有我兒時的記憶。我的童年沒有溪，即使我擁有雲林縣的籍貫，也真的在雲林長大。溪水，離我很遠！

我是住在海島的旱鴨子。從來沒有近水的記憶。

如果有人要去玩水，我聯想到的是電視上的宣導：水邊危險，請勿戲水。

我是個聽話的好學生，所以我從不近水。

等到長大之後，這變成一種遺憾。

我不像海島上的人。也不像雲林人。也不像鄉下人。

我不夠認識自己的家鄉。

美濃雙溪，是我第一條踏查的野溪。

謝謝所有野溪夥伴的陪伴，如果沒有你們，我絕對不可能在這麼大的太陽底下，流著一身汗，走在如此多固床工的溪流之間。一點都不清涼也不浪漫也沒有玩到水。但有大家的一路同在，我們很清楚我們為什麼在毒辣的太陽底下踩著溪底的石頭前進！我們的夥伴之中，有對植物瞭若指掌如數家珍的植物人，有耐走耐旱的而且擁有赤子之心的真正赤子，有氣質優雅的上班族，有即將進入醫院服務的未來醫生，有隨身帶開山刀的爸爸，有等待發掘的璞玉，也有已經發出光芒的和氏璧（誰？）！

我不知道當時認工作的時候到底是那條電路出了問題，竟然認了一個工程組的組長。我連堤防、固床工、攔砂壩、蛇籠都傻傻分不清楚，只知道有水泥和沒水泥的區別。每一次要開會都覺得像是準備要赴死一樣的鼓起勇氣就死。踏查的那一天，我趁隙去路邊問了正在聊天的當地老伯，想知道他們對這一段雙溪工程（我們去的前一日，該溪段的水泥固床補強工程才剛剛完成）的看法如何？意外的，我發現他們覺得這些工程都是政府的德政。而且，如果颱風或大雨沖走原來的水泥之後，沒有人馬上來補上水泥，他們覺得政府就是置居民的身家安全於事外，里長很快就可以感受到當地民眾的壓力。

老伯的反應太一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以為有人會懷念小時候在溪裡捉魚捉蝦的兒時記趣，我以為有人會為自己的兒孫沒有機會親近原來的大自然的恩賜而遺憾，我以為溪床與路面那兩公尺半的距離會讓他們歎息。但是，其實，老伯沒有遺憾也沒有歎息。老伯喜愛水泥，以水泥為正常。

我不知道其他地區的老伯怎麼看野溪工程，我們鐵定要繼續問下去！

